

单人房

DANREN FANG
琴瑟琵琶◎著 SHUANGREN FANG

OR 双人房



单人房

DANREN FANG
琴瑟琵琶◎著 SHUANGREN FANG

双人房



朝華出版社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人房 OR 双人房/琴瑟琵琶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 - 7 - 5054 - 2490 - 6

I. ①单… II. ①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9118 号

单人房 OR 双人房

作 者 琴瑟琵琶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梁 惠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20.25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490 - 6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楔 子 再婚 / 1

第一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7 岁 / 3

第二章 记忆中的永道——15 岁 / 35

第三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7 岁 / 62

第四章 记忆中的永道——18 岁 / 101

第五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8 岁 / 131

第六章 记忆中的永道——21 岁 / 167

第七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8 岁 / 203

第八章 记忆中的永道——25 岁 / 242

第九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9 岁 / 272

结 局 再婚 / 309

番外 1 普华永道 / 311

番外 2 朝朝暮暮 / 318



楔子 再婚

电话响时，普华正在办公室，对着电脑翻一篇刚刚收到的快递稿子。

“喂？”

“是我！”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祝娟娟的声音。

“嗯？怎么是你？有事吗？”普华圈着稿子上的错字，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当然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知道吗……”娟娟的声音拖得很长，“施永道……昨天结婚了！”

电话里有些杂音，普华没听清，放下手里的稿纸握紧听筒，“你说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永道！施永道！”

听清那个名字，普华脑子里嗡的一下，仿佛办公桌在眼前晃了晃，她尽量维持着镇定，撑住额头，不想引起同事的注意。

施永道？

施永道！

娟娟后面说什么她没注意，全集中心思在想这个名字，耳边剩下电话里不断扩张的刺耳杂音。

“喂……普华……你听没听我说！”娟娟在另一头很着急，“昨天在大董烤鸭请的客，好多人都去了，包括纪安永、尹程几个……”

这句普华听到了，缓慢消化着，握着听筒的手指用力过度，指甲陷进了肉里。

“你倒说话啊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普华！”

“说……什么？”她懵懵地问，声音小得娟娟几乎听不到。

“你……”娟娟在电话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

听筒从普华耳边移开，她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还能听见里面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。

“普华！”

“普华！”

声音又好像是从另一个方向传过来的，一声比一声清晰，普华握着听筒心思有些恍惚，反复咀嚼着娟娟提到的事情。

“叶普华！喂！叶普华！”坐在对面的编辑刘燕正敲着电脑显示器。

“嗯？”普华惊得差点把听筒掉在桌上。

“哎，里面叫你呢！你的稿子！”刘燕说完指了指主编室。

主编坐在里间的老板椅上，手里举着个牛皮纸袋，脸上已经露出了不悦。

普华慌慌张张站起来，电话不知该不该挂，就只好放在桌上，也忘了跟娟娟交代一句。

她跑进去领任务，免不了又被主编提点几句。抱着一摞材料出来，编辑室好几个人都去吃饭了，她桌上还有看到一半的稿件。

把材料放回书架上，普华拿起桌上的听筒，娟娟不在了，另一头只剩下嘟的忙音，她还是握着听了会儿，确定没人了才挂断。

坐下拿了裁纸刀，慢吞吞拆信封的封口，可能因为天太热的缘故，几个简单的动作，竟然弄得大汗淋漓，手一滑，刀锋在食指边缘留下一道不深不浅的刮痕。

她甩甩手，刮痕上还是出了血，凝成一个血珠，就像几周前她在爸爸家做饭，也切到过同一根手指。

那天永道也在，如果普华没记错的话，是他找了创可贴，亲自贴在她受伤的指尖上。

第一章 现实中的普华——27岁

1-1

娟娟来过电话的中午，普华端着茶杯站在办公室的空调下面吹冷风。

主编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扇着一沓稿子，不时瞟上她几眼。普华只好挪动脚步，站到主编看不到的角落。

她其实是组里完成任务较好的编辑之一，但是她不太会讲话，为人处事直来直往，不让人厌弃，也不会被过分喜欢。自从把主编熟人的荐稿退回之后，普华受了上上下下的冷遇。副主编和刘燕都劝过她，做人要识时务些。可怎么识时务，她走上社会好几年也没学会。

“小叶，去不去吃饭？”刘燕举着饭盒过来说话，努努嘴暗示主编不在。

普华摇摇头，依然抱着热茶杯在空调下发怔。

“怎么了？看你心事重重的！”

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你先去吧……”普华勉强挤出些笑容，又因为迎面进来的副主编马上收敛起来。

刘燕提着饭盒走了，普华站了站，不是滋味，快快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。

副主编站在空调下吹凉风，目光犀利地搜罗着办公室里的每张桌子，在她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，转身进了主编的办公室。

普华放下杯子，翻出几张废稿纸压在稿子上面，假装低头做事。手里握的笔好像有自主的意识，不按着她的意念任意在纸上游走，勾勾画画，一点一横，一个转钩，一道长长的走之，虽然歪歪扭扭的，还是一眼能看出是“施永道”三个字。

普华心乱如麻，撕了稿纸揉成一团。

自从娟娟打过电话，她想起这三个字就难受。扔下笔勉强自己拿过稿子校对，可眼前空空的，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读进去。

是真的吗？

新娘是谁？

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她脑子里搅成乱糟糟的一团，甚至让她出现了晕眩的幻觉，好像娟娟那通电话根本没打过，施永道没结婚。

可新娘呢？施永道是新郎的话，新娘呢？

新娘是谁？他怎么可能结婚！

普华咀嚼着这个问题，一股酸涩难忍的凄凉从胃里直指心口。她一连宽慰自己，抹着头上冒出的汗，最后实在熬不住千奇百怪的念头，还是给娟娟发了条短信。

编了几次，删删减减，问多问少都不是：真的吗？和谁？

主编和副主编都去吃饭了，编辑室空荡荡的，大门是关上的。普华把手机摆在桌子中央，重新站到空调下面吹风。屋子里很闷，她扇着手边的杂志，焦急地等着娟娟的回信。

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格地走，走了十七圈，手机才在桌上毫无生气地振了振。

空调下习习凉风掠过，普华的颈后密密的又是一层汗。她跑过去点开看，娟娟的短信简单扼要，只有两个字：裴因！

她抱着手机晃回座位上再没站起来，瘫软地坐了整整一个中午。

编辑室外的槐树上有几只知了，正午时一声声叫得人心烦气躁。普华加了件春天放在办公室的薄外衣还是觉得冷，嘴唇上干干的又不是口渴。仲夏叶子正是最浓密繁绿的时候，她却在一片绿意里望到一个孤单的影子。

手一紧，本来要拿茶杯，不小心把茶水泼出来流得到处都是，浸到玻璃板下面，把几张老照片都润湿了。

照片里，年轻几岁的普华梳一条马尾辫子，胸前佩戴着先进工作者的大红花，脸上洋溢着最简单不过的笑容。那时她刚领证，又编了几篇好文章拿了个小奖，是人生难得顺遂如意的阶段。照片的右下角还清晰地印着拍摄的时间，掐指算算，距离现在快四年了。

普华用纸巾擦着桌子，把照片边缘的水迹吸干。用过的纸巾揉起来扔进纸篓，之前写着永道名字的那张也被扫进垃圾里面。她把那张纸重新拣出来

展平铺在桌子上，细细地一遍遍看。

施永道三个字也沾了水被泡花了，清晰的钢笔线条成了黑糊糊的一片，只有“道”的最后一笔走之棱角还分明。

他说过，她写的“道”字遒劲有力，那个走之他最喜欢。一有机会，他就在签名上留下个空格给她，让她替他把“道”字补上。

他还说过，私下她可以那样叫他，但是她总是不习惯，多少年只叫他永道。

这是多久之前的事了？

十年？十一年？

普华握着那张纸，想不清，要揉掉扔了又下不去手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手机这时又振了振，来了一条娟娟的短信，上面写着：普华，你没事吧？

普华坚持到午休结束，草草给主编桌上留了个书面请假条便离开了杂志社。

暑热难当，她没打伞，像游魂一样在太阳下面往前飘，不知自己到底该上哪儿。

擦肩的行人回头看她奇怪，一天里最热的时段竟然有人披着外套四处走。她经过橱窗，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确实怪，哪儿哪儿都怪，她长久以来自以为的不为所动，这时在一点点瓦解，有种哭的冲动。她拿出手机翻通讯录，里面的名字不多，哪个似乎都不适合在这时候联系。

盖住自己发烫的脸颊，普华只好选择躲到路边不醒目的地方等车，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表现得镇定一些。

车站的站牌有十几个，四通八达，站名都是陌生的，车一辆辆来了，她跟着大家排队，但哪辆也没上，直站到两腿发酸，才抬手打了辆出租车。

司机问上哪儿，她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回家吧。”

“哪儿！”司机又问了一次，口气有些不耐烦，“您住哪儿？”

“呃……”普华本要说家里的地址，可报上的是另一串她谙熟的名字。

车很快启动了，司机不攀谈，普华听着空调吱吱嘎嘎地响，任窗外的热浪沿着玻璃的缝隙挤进来，扑在脸上。

二十分钟后，她站在那块刻着中学名字的大牌子对面。街还是原来的老街，笔直并不宽敞，行道树遮起的阴凉抵挡了暴晒酷热。临街的门脸房都装了仿古门面，挂了匾，墙上刷了新灰。校牌是新换的，学校教学楼是新盖的，塑胶操场也是重新铺过的，她当年留下的很多记忆都被重新粉饰过了。

街另一边的老店拆了大半，普华停在其中一家门口，仰头认出了门牌。当初的“建一奶酪铺”现在叫“建一奶酪店”。

她走进去，发现店面还是很窄，只能容一张两人桌，余下走道的地方胖点的客人过去就很吃力。店里光线昏暗，墙上挂着建一老板用了十几年的一面老幌子。

她沿着木质桌椅往里走，在厨房外随便搭的款台要了碗冰镇杏仁奶酪。收钱的已经不是满脸皱纹的老板王建一，换成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，找给她几张很脏很皱的毛票。

端着奶酪，普华在临街唯一的桌边找了位置坐下来，脱了外衣。

店里并不热，墙上的风扇嗡嗡作响，过不了多久会转到她头上带来些凉风。她并没吃那碗冰镇杏仁奶酪，只是镇着手，变冰了再把手捂在脸上，反复多次，让双颊也冷却下来。

他结婚了，和裘因。

这样的句子，在她脑子里闪过又被强行地屏蔽掉。

普华觉得老电扇的嗡嗡声把自己的心跳搅得很乱，好像患了重病行将不治的病人，跳一下少一下。

娟娟一年多以前就告诫过，她不信。

娟娟说：你别傻了，什么都会变的。

她还反问娟娟：谁说的？

现在她知道，是了。随着时间，什么都会变，而且会变得很彻底。哪怕坐在当年的老店里，吃着当年的杏仁奶酪，她也回不到十几年前。

掏出手机，普华又读了娟娟的两条短信，那条只有两个字的短信她想删掉。手放在删除确定键上，没按。

很多年了，裘因的名字普华从不主动提起。她不是不记得，而是记得太清楚。她们从来都不是朋友，也没有当过面对面的敌人。除了初中同班，她们没有太多交集，高二重新分班以后，连在楼道里碰面的机会都很少。

当纪安永、施永道、李城寺这些尖子生再次组成一个“理科优生班”

时，裘因在名单上，而她自己拿着分班结果站在楼道里苦苦寻找文科班的教室。

叶普华和裘因两个名字，就像印在硬币两端的文字，不太可能同时出现。她放弃了最后一个进“理科优等生班”的名额，成全了裘因。从那时起，叶普华三个字就被压在硬币的背面，再也没有翻身。

汗顺着锁骨流到衣服里，普华找不到纸巾，索性捧起奶酪碗贴在脸上。说不出是热，是闷，还是什么。

她分辨着电扇的嗡嗡声和自己头脑里的声音，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人。等奶酪放热了，她重新拿起手机，翻到通讯录把电话拨了过去。

1-2

四十多岁的女老板给普华又上了一碗薏米奶酪，摆在没吃的杏仁奶酪旁边。普华道过谢，恢复到整个下午的姿势里，倚在椅背的一侧，额头抵在玻璃上。

四五点钟的样子，对街的铁门开了，潮涌般的学生流到小街的每个角落，包括建一奶酪店。看着孩子们身上宽大的校服，她不禁有些感慨。校服的式样和十年前竟然如出一辙，干净的白色，鲜红的斜体织纹在左胸绣着学校的名字。

过去，她和娟娟曾经当是礼服一样穿。白色不禁脏、容易旧，家里贫寒的学生戴着套袖，她们没有，却也一样珍惜，容不得身上有一点污渍，一丝磨损。

比起娟娟，普华那身更旧，因为她穿了整整六年。为了给家里省钱，初一就买了中大号，六年里，她的变化也不大。

她还记得校服左边膝盖上磨破的一大块印记，妈妈从裤兜上剪了白布贴着缝，虽然针脚细密，依然看得出补的痕迹，她左腿膝盖同样的位置还留了个伤疤，做事情时总习惯在那里摩挲。

因为那个破洞，她有机会和纪安永说了平生第一句话，也在同一天，认识了纪安永的铁哥们儿施永道。

可惜，毕业之后她再没穿过校服，只是晒衣柜里的东西偶尔看到过两次。好多事情都封存在记忆里，中学时她还小，想不了太多。大了再去玩

味，早已物是人非。

奶酪店响起铃声，普华低头看了眼手机，以为是自己的，然后才发现是身旁经过的年轻学生的。如今的学生长得高，初中生就有他们高中的感觉。高中时男生长得特别快，长手长脚，三五周就是另一个样子。

怎么又想到这些呢？普华抽回视线，搅拌着面前的奶酪碗。

唧唧喳喳的学生把奶酪店堵了个水泄不通。背上的衣服腻在皮肤上，普华觉得热，汗擦了又来，只好忍着。学生走后，老板上了一块门板，光线一下暗了。沐海英来时已是黄昏，日头偏西，护城河边多了遛弯儿的人，建一奶酪店里除了普华，还有几桌消夏的客人。

海英的一袭长裙掩饰着生产过后稍显丰韵的身材，普华从她身上看到了幸福与淡定。她们大概有一年多没有见过面，上一次还是在海英女儿满月酒席上。相同的时候成家，如今海英有了女儿，她仍是孑然一身，怎么可能不感慨？

海英拉开椅子坐下，握住她的手，还像当年做学生那样，当她是妹妹。

“有点堵车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”

“没事！”普华也回握着海英的手。

“真是好久不见了，一年多了吧。”

“嗯，上次是奇奇满月，你比上次瘦好多。”

“哪有！更胖了！”海英点了一样的冰镇杏仁奶酪，等餐的时候重新盘过头发，“胖得不成样子了，母乳停了之后也没瘦，哪像你，总也不长肉。”她抬手捏捏普华的脸颊，像是当初那般亲热。

普华低头勉强笑了笑，摸摸自己的脸，胖瘦美丑这些她有好一阵子不那么在意了。

“怎么选在这里，好多年不回来了。”上了奶酪，海英认真尝了一口，“味道不如以前了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还好吧。”普华拿过自己的杏仁奶酪，心不在焉地吃了两口。

“不太一样了，杏仁奶酪原来没那么甜。”

海英回头看看收款台里的老板和旁边挂的老招牌。

“你看，老板又换了，我和尹程大学还回来过，那时候就改过一次。建一把店盘出去以后，我总觉得奶酪做得不如原来。”她指着角落几个擦起来的塑料板凳，“那时候隔三差五咱们就来，常坐那边，经常一个人去排队，

另两个去占座位，有时人多还要站着等好久，还记得吗？”

普华随着海英指的方向，望着柜台墙上暗黄的等候线，仿佛看到中学时代的自己、海英和娟娟，穿着一式的校服背着书包排在队尾，互相交谈着，等一小碗奶酪。有时零钱不够，还要三个人分一碗。

“记得，当然记得。”

“那时候多好啊！”海英感叹了一声，“回不去了。”

普华若有所思地搅着碗里的奶酪，抬头问海英：“你们……回来过？”

“你说和尹程？当然！”海英点点头，“那时候都还是穷学生，没有钱天天看电影下馆子，就两个人骑着车到处逛，哪里都去，也回来过。那段日子真好，无忧无虑的，见不到了总是想，都在一个城市，隔三差五还要写封信。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，都用上手机了，街口开了麦当劳以后，还有几个来奶酪店？这条街上的老店也拆得差不多了，除了建一还在。不过……味道也不如从前了。”

海英推开面前的奶酪碗，支着下巴望着普华，“我们也不一样了，都大了。过几年，该说……老了。”

普华听完脸色暗淡下去，她注意到海英无名指上的戒指，低头搓了搓自己光秃秃的手指。中午割伤的地方没有处理过，留下了一道结痂的浅痕。不碰可以忽视，碰到就会刺痛。

“瞧我，净说些这个，算了，不提了。”海英轻声嗔怪自己，眼光流露出温柔，好像能看透普华的局促不安。

普华觉得窘迫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尹程……尹程和奇奇好吗？一直没去看他们……”

“还不老样子，有了孩子也没什么大变化，奇奇现在好带点了，就是比以前更累，要上班，忙完了工作忙老公孩子，还有公婆，自己父母。”海英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份沉重在里面。普华准备了一下午的话，一下没了头绪不知该如何开始。疏远海英，是她离群索居的开始，但一点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越陷越深。

“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海英轻轻咳了一声，坦率把话引回正题，“这么突然找我？不会是为了跟我叙旧吃奶酪吧？”

普华靠回椅背上，在心里把所有问题重新温习了一次，在海英面前，她无法伪装自己，本想说得漫不经心，声音还是泄露了她的忐忑。

“你知道……永道的事吧？”

“他？怎么想起问他？”海英并没有表现出惊讶，“他的……什么事？”

这问题对普华来说真是如鲠在喉，索性拿过碗盛了一大口温吞的奶酪，咽下去还是压不住徘徊在舌尖上酸涩难忍的滋味。

“我以为你们两年前就该结束了，还想他干什么？”海英的话里不无责备。

“普华，他过他的日子，你过你的，互不干涉，不是更好吗？当初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样的方式，就应该各自重新开始，你不能老这么沉溺在过去里无法自拔！”

“我有吗？”普华摩挲着粗瓷的碗边，躲避着海英的目光。

“你自己不觉得吗？虽然过去一年没见过，但我和娟娟还会见面，我知道你的事情。你现在这样能开心吗？如果向前看的话，干吗还去想永道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陷在里面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！”

“可我……”普华语结。

“普华，别问了，知道了也没意义，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可我知道！”普华急切地争辩，“你也知道的对吗？这么说你肯定知道。我早想到你是知道的，尹程和他们那么要好，你一定什么都知道。”普华掀起睫毛，眼前潮潮的，奶酪碗模糊成一片虚实不定的水影。

“我想你肯定知道，娟娟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了你。我想你可能不好跟我讲，或者，根本就不敢跟我讲这些。是你告诉娟娟的？然后又让她告诉我？”

沐海英没有回答，重新拢起刚刚盘好的头发。

“你都知道对吧？告诉我行吗？”明明料到了结果，普华还是固执地要听海英再说一次。

“我告诉过娟娟，但是嘱咐过她不要跟你讲，你知道了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只会更难过。”海英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是怕你钻牛角尖，而且这些事尹程也让我不要说。我的立场，不方便说太多，说多了反而给你增加困扰。我希望你能忘了，真的，当初既然已经选择分开，就该努力忘了。他爱怎样那是他的生活，已经跟你没关系，你还年轻，应该往前看……”

海英语重心长，普华却不为所动，咬着嘴唇不肯说话。

海英拿她没办法，只好承认：“永道……确实结婚了……几天以前……和……裘因……”

同样的话，听海英提起，竟比之前娟娟在电话里讲得更令普华难过。一时之间，她只能极力掩饰撼动，转开脸对着空荡荡的窗外，不让湿漉漉的东西从眼角滑落。

心里摇摆不定的天平停息下来，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彻底底破灭了。

“别这样好吗？普华！”海英握着她的手，像姐姐那样安慰，“想开点，永道和裘因，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你还要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别想了，开开心心下去不好吗？”

普华转过脸，震惊过后只剩下满眼的疲倦，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道：“我能吗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能做到吗？尹程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你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？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尖细，柜台后面，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很高，盖过了其中的哽咽。

邻桌的年轻人看过来，海英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普华，别这样。永道不是尹程，你也不是我，很多事情没有可比性，尤其是感情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更得想开，好好过下去，知道吗？”

普华没做任何回应，只是颓然地靠回椅背里望着窗外。

奶酪放久了又凝成一团，老板娘把几个碗收走，空空的桌面上只留下当年学生的涂鸦和一些水渍。

“×××和××到此一吃”

“庆祝一模结束”

“公元199×年×月×日”

“××和×××相亲相爱”

摩挲着这些不同时代的浅浅刻痕，海英不再说话。

天黑了，她们相继出了建一，在门口分别。普华匆匆道过再见，向遥远的街角走，把海英远远甩在身后。

“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开开心心下去难道不好吗？”

回去一路，普华反复玩味着海英这句话。

她何曾不想自己好好过下去，可毕竟，他们不是单纯的异性朋友或是分手情侣。他的身份至今让她无法释怀，甚至连户口簿都很少翻看。

对她来说，“离异”两个字太丑陋，而施永道的“前妻”，完全是他和

那段过去强加给她的称谓。

1 - 3

一进楼道，声控灯就亮了，普华低下头在包里找钥匙，影子正好罩在自己手背上。

她摸到钥匙上面的挂链，从包底翻出来。用了几年，小小的挂链依然光滑如新，永道走后也没换过。4S店买车时送的，上面有个闪闪的别克标识，跟他的车钥匙是一对。

刚开始她不要，忘了放在哪里，后来发现他给换上了，也就用了。每次手指触到冰凉的金属上面，总有种异样的感觉，但自此也再没忘带过钥匙。

永道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，大到买什么车，买什么房子，小到她的钥匙扣。外人看来是宠溺，她反而会觉得喘不上气，像是生活在个精心编制的笼子里。

开了门，一屋子闷热，开灯倒了杯凉水，普华倒在沙发上不愿意起来，闭着眼睛，总以为门口有钥匙转动的声音。

那是绝不可能的，她如此告诫自己。同样的幻觉，两年前刚离婚时常有，后来渐渐好了些，这一晚变得格外强烈。

她抬手打开录音电话，里面有三四条娟娟的留言，躺在那里安静地听，望着没挂窗帘的阳台。

这一晚夜空晴朗，繁星点点，却没有月亮。

“普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回来了给我打个电话，要不我过去？你可得想开了，我上午有点没经大脑……”

“普华，还是我，你怎么不回短信？出来一起吃饭吧？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，没什么好纠结的，明天我也给你介绍个，介绍比他好一千一万一倍的！你可别自己想不开啊，到家了给我电话！我马上下班……”

“回家没？到家电我！”

“那个……想看电影吗？好吧，等你电话……别胡思乱想啊！你知道……”

普华按了暂停键，中断了娟娟的声音，坐起来喝了两口杯里的凉水，不

准备给娟娟回复。

娟娟关切，但聒噪，她越是劝，她的心反而越往谷底沉。

以前与永道生活的种种成了过眼云烟，一幕幕依然清晰地眼前重复着。两个人的意见很少统一，他霸道，她则习惯坚持自己的主见。不能圆融求和就会拌嘴，到后来懒得吵，各持己见。他还按自己的意愿做事，并不屈从于她的坚持。而她就选择沉默，以此来抗议保有自我。

上一个夏天，他们也在客厅里吵过，都是些芝麻大小的事情，那时她眼里怎么也容不下，他气极把塑料垃圾桶踢飞，垃圾撒了一地。

结婚前，普华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相处的问题，婚后才体会到海英说的：结婚容易相处难。

就像娟娟说的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

比如这两居室的房子，卧室极大，客厅小的可怜。后来的半年，因为不愉快，他睡沙发，她宁可打地铺也不睡他买的床。再之后，改成她睡沙发他去卧室。总之，糟蹋了他最初的构想。

那么大的卧室有什么用，不过是两个人睡觉而已！

她曾经站在样板间质问过，他的回答很简单很直接。

你知道我等这天等多少年了吗？

她一下子无话可说，他眼神中的荫翳坚决，顽固到可恨，却也令她动容。

那就是施永道，她再熟悉不过的人。

忘了开空调，普华热了一身的汗，开了阳台门，收了前晚晾上的衣服，光着脚走进浴室。穿了一天的衣服堆在脚边，凉水浇下来的时候，精神终于稍稍振作起来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普华伸手擦掉脸上的水，怎么也擦不净，试了几次，才发现原来那不是水，而是从眼角流出的东西。忍了一整天，在淋浴哗哗的水声里，她突然憋不住，捂着脸蹲在浴室角落哭了起来。

哭了很久，久到外间的电话铃响了几次，留言录音又开始了。

普华伸手摸毛巾，毛巾架上空的，香波顺着额头流进眼睛沙得生疼，她只能捡起衣服挡住漫流的泡沫，光着脚跑出去。

“嘿，新的照片我发你邮箱了，有一份摄影展的材料，帮我翻中文，下周前要用，OK？最近还好吧？永道那小子没在北京吗？让他回我邮件！先挂了，Bye！”